

张金良 著

# 擦拭的碎片

版社

張其成文集

# 撿拾的碎片





报林人系列丛书 ·

# 摭拾的碎片

张金良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摭拾的碎片/张金良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12

ISBN 7-221-06780-5

I. 摭…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565 号

---

**封面及全书装帧设计 程明飞**

---

书 名 摭拾的碎片  
作 者 张金良  
责任编辑 程明飞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21-06780-5

定 价 26.00 元



# 目 录

MULU MULU

## 辑一：点到即止

- |                     |      |
|---------------------|------|
| 孔方兄,别让我碰上你的好兄弟..... | (1)  |
| 眼镜咏叹调 .....         | (6)  |
| 瓜李之嫌.....           | (10) |
| 愚者昭昭.....           | (13) |
| 纵说贵阳人.....          | (16) |
| 唠几句“老班子”的话 .....    | (19) |
| 千万别对我说“老” .....     | (22) |

## 辑二：过眼留痕

乐旺河遐思·····	(26)
扶风一部书·····	(30)
欲识东山觅诗丛·····	(33)
筑城名山有遗篇·····	(36)
古屯堡写意·····	(39)
龙井双奇·····	(42)
难忘蜈蚣桥·····	(45)
版纳,热带植物的王国·····	(50)

## 辑三：流年碎影

老街·····	(55)
老屋·····	(60)
钱越一封·····	(65)
草儿青青·····	(70)
月光下的百合·····	(73)
仲夏的夜晚·····	(77)
雨中,那情那景·····	(80)

小路人家·····	(85)
期盼中渐褪的绿·····	(90)
没有人喜欢的故事·····	(95)
擦拭的碎片·····	(101)
老康·····	(108)
黑炭·····	(114)
“玩”书·····	(118)
崩陇寨的两个女人·····	(123)
崩陇寨小录·····	(128)
春联旧事·····	(131)

#### 辑四：缕缕情思

又见“阿拉”·····	(136)
远了的三丫河·····	(142)
戚戚君子兰·····	(147)
夜行雷山·····	(150)
墓畔哀歌·····	(154)
地灶·····	(158)
真想吃顿农家饭·····	(162)
鸽舍孤零零·····	(167)

回望汽车开过来 .....	(171)
又到荸荠上市时 .....	(176)

## 辑五：人生风景

歌背后的龚琳娜 .....	(179)
艺术家的另一种造型 .....	(186)
艺术与痛苦的不解缘 .....	(195)
诗心诗情铸画魂 .....	(201)
百穗一个“情” .....	(208)
大医精诚 .....	(216)
巴蜀汉子 .....	(226)
启基印象 .....	(240)
苟楼杨 .....	(244)
撑起家庭的一片蓝天 .....	(248)
何先生 .....	(256)

## 辑六：旧时杂拼

风流古老头 .....	(261)
旺族 .....	(264)



石板房的故事 .....	(267)
我的“老庚” .....	(270)
赶乡场 .....	(273)
翁岗河的辣椒 .....	(275)
筑城人家野菜香 .....	(277)
晋祠群雕 .....	(279)
钻石婚之后 .....	(282)
后记 .....	(285)

## 附录

浓淡相宜绘峥嵘 .....	(287)
知青情结情深深 .....	(290)

## 辑一 点到即止

### 孔方兄，别让我碰上你的假兄弟

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市井俗语：“愿受钱的气，不受人的气。”当时并不理会。如今回味起来，颇有世态人生的哲学意味。人在金钱的面前，任何屈辱都能够忍耐，而在人的面前，你若是充老子，那么老子就是你老子的老子。钱是个让人垂涎的好东西，否则不会有“秦琼卖马”的故事，不会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喟叹。我不想引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之类的陈词滥调，或是古往今来那些为金钱折腰、人人耳熟能详的旧人旧事来佐证这个观点，也无意指点那些视金钱为粪土，说孔方兄满身铜臭的高人雅士。倒是想给钱一个公允的说法。这里，且借用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话：“钱是一种难以得到的可怕的东西，但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可爱

的东西。”

因为孔方兄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满足人们的许多欲望和需求,所以很多人想方设法去获取。然而那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于是就有人去“克隆”(这个科技词汇在此用得其实并不准确,假借来时尚一回)。最早,孔方兄是容易被识别的,古人用牙一咬,即可辨别真伪;用嘴一吹,再凑近耳边听听,是真是假,尽在这一吹一听之间。从周朝始,至今三千多年,从古人到今人,制钱出现,孔方兄换了一副又一副面孔,假造它的人却从未间断,而且他们的手段越来越高超。过去那种牙咬耳听眼看的解数再不灵通,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机器来验证。这就给买主和卖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还时常叫人尴尬不已。

有一位仁兄周末玩麻将,熬了一个通宵,接连败局,囊中羞涩,最后捞回一百元,打的士回到家,付钱时,驾驶员咬定那张大钞有假,硬是不收,闹了个老大不痛快。最后验明,不由得“长太息以掩面涕兮”。这种牌桌子上的玩耍,孔方兄被传来传去,谁也没有想到谬种悄然出现。你看一个个正二八经,冠冕堂皇,你怀疑谁?怕人家还怀疑你哩!倘若遇到这种事,要么自认倒霉,要么下决心,以后凡此中任何一位在场,绝不染指。

曾经见过:有人拿了一叠钞票进银行,验钞机闪着红灯

“嘟嘟”响，剔出假钞一张，“叭”地戳了个铃印，那人瞪双大眼，舌头僵硬一阵子，待回过神儿，“啊”在嘴边打了个转，脸上写满了痛惜和无奈。也有这样的人，接过假钞，毫不犹豫地撕它个粉身碎骨。——那作派倒显得十分潇洒，那动作却又夸张，甚至让我怀疑他是否那诚实的主（怨我小人之心）。

还看到一位女士，菜市上买一两元钱的小菜，掏出张大钞，硬是让几个小贩轮番在手里搓弄完了，确认无误，方才成交。见她温文尔雅，一副好德性，倘若换了个悍妇，准免不了是一场舌战。

说到我，就不止一次遭遇这类的尴尬。有一次在路边的小摊买一包香烟，摊贩将钞票看了又看，搓了又搓，甚至拿到墙壁上磨擦，我实在按捺不住，说这钱刚从银行取来，放心吧。摊贩全然不顾，直到确认，竟然耗费我许多的时间，让我耽误了赶车。尚且不说。何况我堂堂正正，衣冠楚楚，几次买东西，卖主算错帐，少收了钱，我回头全给补上，岂会做这等下流之事！一时气恼，我下决心以后再也不买他的香烟。转面想，这也难怪人家，找个钱不容易，真要得了假钞，岂不是贴了老本？于是心头的那点不痛快也就渐渐地淡出。

最让我难堪也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母亲得到了两张百元的假钞。母亲的工资几乎都是我妻子每月到银行代取，自然与我脱不了干系。虽然老人家没有吭声，但她的眼神和姐妹

们的议论,让我感到惴惴不安。我申辩说,银行的钱都过了验钞机,绝对没有假钞票。妹妹说,她单位就有人取得假钱。如此说来问题出在银行倒也罢了,言下之意……我是断然相信妻的。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思来想去,总算找到了假钞的另一种来源——母亲每个月收的房租费。目标暂且转移,然而终不能排除众人的疑义。至今还留下一件“悬案”(冤案!)

“克隆”的孔方兄往往都是百元的面额,谁拿到手里不心痛?算个帐,你每月的工资能有这样的几张?那些做小本生意的贩夫走卒,挑葱卖蒜、引车卖浆者流,一天能找几个子儿,恐怕经不起几张就叫他们倾家荡产。所以然之故,许多人明明知道手里拿着的是假钞,却要千方百计地把它用出去,也许有幸遇到挨“烫”的主,自然捡回了损失。

幸而我不做买卖,也不嗜赌,我所有的钞票都来自银行,而且都经过点钞机,因此我从不留心钞票上的防伪标识。真要拿到假钞,我是无法识别的,哪怕揉搓抑或在墙上磨擦的本事都没有。我会拿着假钞去买东西,如果对方也如我一般懵懵然,那么,他就会懵懵然地头撞南墙。如果对方很精明,几搓几擦几看,客气的说“假钞”,不客气的说“蒙人”。我定然汗颜,齐刷刷红透了脸,还会书生气地申辩这钱的来路,直到验明正身。从此以后,或许我会患上“臆想综合症”,怀疑

所有的钞票。

孔方兄,你千万别让我碰上你的那些假兄弟!



## 眼镜咏叹调

新近又配了一副眼镜，度数显然大大的增加。窃以为学问又长进了不少。然而配镜的小姐说，这副眼镜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因为你的眼睛已带了老花。换上新眼镜，镜子里的真容已让我黯然：头上冒出了缕缕的银丝，眼角堆起了一道道的皱纹。自己确实老了！再看面前这位我一直以为漂亮的配镜小姐，竟然不再那么美好：原先白皙的脸蛋有如刮了一层厚厚的瓷粉，仿佛戴了个面具，失去了那种天然和本色。我曾感叹：现在的女孩子们一个个天生丽质，让人心动。——终于明白，是我的眼睛在蒙骗自己。于是，又平添了几分伤感。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用不甚明亮的眼睛去观察周边的一切，因而时常会产生一种朦胧的美，并为之陶醉。如今……我是否要为重新去认识早已熟悉的一切而不安，而烦恼，而懊悔？我真有点说不清当时的感受。

最早，我对眼镜就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它的缘故，我的下颏至今还留下隐隐的一道伤痕。小小的年纪，看电影、连

环画,那上面常有戴眼镜的角色,身份非同一般。我就好奇地拿了外祖母的眼镜,戴上后,还用墨汁在唇上画了两撇胡须,再学着他们的样子。无奈两眼昏花,高一脚低一脚,一个跟斗摔在门坎上,淌了许多的血。尚且不说。我看见有人戴的眼镜,那镜架缠了厚厚的胶布,甚而镜片也用胶布粘接起来,就联想到战争中那些被俘的伤兵;我还听到孩子们冲着戴眼镜的人,嘴里冒出无忌的童言:“四眼狗”,就知道戴眼镜的人在他们心中的形象。那时,万万不会想到日后的我也加入了眼镜族。

记得,我刚刚进入一所中学,算得上班里的大高个,倘若按照学生的高矮排座次,我的座位理应落在最后一排。但是,我居然占了前排的位置,这是因为我近视得到优待。这样虽好,却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不用说挡住了后面矮个子们看黑板的视线,心里带着歉意,就很不自在地时不时移动着身子;最难受的是一举一动置于老师的视力范围之内,凡事得小心翼翼。这样挨了一段时间,我忍不住提出换位子,坐到了最后一排。于是,我不得不请求母亲拿钱给配了副眼镜。戴上眼镜,顿时世界一片光明,但这光明中的一切似乎都有些变形,尤其是女孩子们的脸蛋,那上面几粒雀斑、一颗黑痣、茸茸的汗毛、橘皮似的毛孔……尽显露无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过了多久,眼睛适应了那

两片玻璃,所有的景象在我的眼里才恢复了常态。从此,眼镜就一直伴随着我,须臾不离。后来它竟然成了我的饰物——我的儒雅而不俗,我的风度和气质,全凭了它的映衬。

最初,我用的是一副浅黄色的塑料镜架,那是当时学生中的流行色。成年后,看到有人戴上深色的宽边眼镜,很气派,就觉得自己的眼镜太寒酸,决定换一副。我跑了所有的眼镜店,问配镜的师傅,方知这样的眼镜要到上海才能配到。那些年,这个城市只有大十字一家较大的眼镜店能够配近视眼镜,而且做工非常老式:用一盏煤油灯烤软镜架,绷大镜框,慢慢将打磨好的镜片嵌上,要费很多的时间。其他的几家小店,只能配些老花镜或给断腿的架子修修补补。许多年以后,眼镜架的款式越来越多,做得非常精致漂亮,原先的那些架子已经老土得成了文物;镜片也五花八门:超薄的树脂的变色的水晶的,国产的进口的,一应俱全。我也跟着时尚,不断地翻新眼镜的款式。

近年来,大腹便便,腆着个肚子,戴一副金边眼镜,出入于宾馆酒楼,装模作样一番,就有人唤我老板;或戴上一副深灰色的金属框边的眼镜,略显得深沉,再注意言谈举止的文雅,又会有人以为我是个学者;更或背着双手,两眼朝天,步履徐徐,言语里带点官腔,还真有人把我当作他们的七品父母官。然而就在这一瞬间的满足之后,继之而来的是羞愧。